

陶

菴

夢

憶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

書經編載

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畧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

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

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歟老人少工帖括不欲

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

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

木奴秫秔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鬪雞臂鷹六博蹴踘彈

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

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蝶菴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鄉壤中所見夢憶一卷爲序而藏之

陶菴夢憶序見甌山金氏本刻入硯雲甲編書僅一卷十失六七此本余從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輾轉鈔襲多有脫譌置篋中且十年矣歲辛亥遊嶺南暇時繙閱粗爲點定或評數語於後意之所至無容心也客過寓見者請公同好遂以付梓而是

書不著姓氏卷中曰張氏曰岱曰宗老據金氏考  
浙江通志張岱字宗子山陰世族晚境著書率以  
夢名惟石匱書埋之娜嬛山中世未盡見恭閱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谷應泰因張岱石匱藏書排  
纂編次爲紀事本末八十篇雖非正裁別調孤行  
是石匱書竟以不傳傳陶菴陶菴自云名根一點  
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勿失茲幸名列

御書幽光不泯天之所以予陶菴者固甚厚矣夢憶出

諸游戲而俗情文言筆下風發亦今亦古自名一  
家洵非竒才不能余釐爲八卷卽以金氏本原序  
弁諸首時

乾隆甲寅秋七月仁和王文誥純生甫識

陶菴夢憶目錄

第一卷

鍾山

報恩塔

天台牡丹

金乳生草花

日月湖

金山夜戲

筠芝亭

斫園

葑門荷宕

越俗掃墓

奔雲石

木猶龍

天硯

吳中絕技

濮仲謙雕刻



陶菴夢憶卷一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

許以金棺銀槨庄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  
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庄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  
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  
月朱兆宣薄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  
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  
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氍毹走其上必去舄輕趾稍咳內侍  
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  
成祖生孝慈皇后祔爲已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

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僕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筋瓶二栴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袂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

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亦魏國倍祀日必至之

純生氏曰夢憶首敘鍾山亦猶禹貢之首敘冀州也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膽智才畧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甃十數塊湊成

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鬬筭  
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  
號識之今塔上損甃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  
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  
搖搖曳曳有光恠出其上如香煙繚繞半日方散永樂  
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  
嘆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純生氏曰昔有西域僧言此塔爲天下第一或云塔能

出火光焰薄天亦時於塔門中隱現小塔金鐙瓔珞垂  
垂不絕亦云奇矣獨恠高帝初欲沙汰佛氏後乃選天  
下高僧爲諸王子輔卒之燕飛帝座月落江湖高僧則  
兵法嫻於佛法殺人到處盈城王子則霸圖埒於浮圖  
孝思以爲不匱雖曰天意何其謬哉查夏重詩有云法  
轉風輪翅光搖火樹鐙地維標寶刹天闕界金繩道盡  
侈心梵教比戈殘骨肉國事異中興此舉無名極當時  
負媿曾直是詩中之史矣

##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驚黃牡丹一株三榦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甃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鶯子黃鸝松花蒸栗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婆娑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壽

純生氏曰黃牡丹出姚氏者歲數朵不聞樹大馬嵬驛

牡丹高與樓等銅陵縣民家有可繫馬者皆不以黃著  
名若五聖祠所植迨古今之冠歟唐人詩云曉艷遠分  
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風自然富貴風韻堪以品題姚  
花而姚氏不稱玉堂之目陶菴記此花不減林下風味  
語雖幸之而意實惜之與賦影園者有閒矣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  
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



臨街築土墻墻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襟蔣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鶯粟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葵烏斯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紗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鴈來黃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

紫白丁香綠萼玉牒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梨花種之  
墻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  
伏堦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  
週之癰頭者火蟻瘡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蜒蟒賊葉  
者象幹毛蝟火蟻以鯨骨鱉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  
麻裏筋頭將出之蜒蟒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  
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蝟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  
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

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純生氏曰乳生隱於花者也而以花顯於世一手一足之烈乃不徒老於灌園哉敘四時插入春老結到產芝具見文心靈異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曰湖圓畧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

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鑑湖歸老年八十餘  
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  
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  
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  
老求冲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  
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  
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  
八之隱佚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

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櫺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圯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熳游人席地坐亦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純生氏曰人惟慳吝曰居月諸牢不可破園亭田宅及身及子俱從慳吝中來讀此記如五夜鐘聲雞鳴而起其母虛此日月焉可矣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充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曩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嚙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

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  
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瞤翕然張口  
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  
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  
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純生氏曰韓蘄王金山長江大戰本是一齣大戲不想  
闌寂五百餘年又開場重做無怪金山腳下見神見鬼

###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墻亭中多一墻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屏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嵐滃滃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瀠迴水出松葉之



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偻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  
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  
前不垣不臺松意尤暢

純生氏曰渾樸二字包舉甚大凡事貴其能包舉也

### 砦園

砦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  
堂界以堤以小睂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  
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

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  
則水之緣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隣居小  
戶則悶而安則水之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  
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  
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蠓蛄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  
矜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  
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閭苑了也一老呌之曰  
箇邊那有這樣

純生氏曰張位畫水得水之神范山人水畫得水之法  
宗老斫園得水之理處處安頓如兵家背水結陣直須  
恃水而生固當與神鬼魚龍松石屋宇同稱傑作

### 葑門荷宕

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  
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鱗小艇僱覓  
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螳旋岸上者余  
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

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粧淡服摩肩  
簇烏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襍男女之  
勝以溷歌暑燂燦靡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  
是日士女以鞢鞞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襍燦  
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  
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蓋恨虎邱中  
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純生氏曰妙舌如花俗態可掬

##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衽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尙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鬯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遊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襍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嚎唱無字曲或舟中

攘臂與儕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  
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鱗菱舠收拾畧盡墳壠數  
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  
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  
純生氏曰草角花鬚悉爲潑淚

### 奔雲石

南屏石無出奔雲右者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  
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

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  
四方弟子千餘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  
黧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肩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  
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覩來牘手書回札口囑僉  
奴襍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  
卽與同榻余一書記徃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  
深服之丙寅至寓林亭榭傾圯堂中寇先生遺蛻不勝  
人琴之感余見奔雲黝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

室以石礪門坐卧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  
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  
不曰盜亦有道也哉

純生氏曰奔雲碌碌如玉寓林落落如石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爲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偏體多着波  
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輦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  
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爲



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  
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  
棄世余載歸傳爲世寶丁丑詩社懇名公人錫之名并  
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  
邢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  
詩遂盈帙木龍體肥癡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兗之濟  
繇陸濟之杭繇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  
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

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夜壑風雷騫槎化石海  
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  
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雲

純生氏曰木猶龍諸詩歌具載楓社全詩當時推宗老  
毅儒爲冠

###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歛廢硯立得  
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曾托友人秦一生

爲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  
銀二觔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  
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  
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一大星  
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剝去大小三星止留三  
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亟往  
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酥潤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  
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瀋煙起

一生癡痞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  
不分玉石鰲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溷擾參橫箕翕  
純生氏曰元圃積玉無非異光

###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  
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勲荷葉李之治  
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  
保無敵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

淺濃淡疎密適與後世賞鑑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對  
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技矣

純生氏曰庖丁解牛皆中理解非莊叟神化之筆不傳

濮仲謙雕刻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泔泔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  
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  
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  
斧爲奇則是經其手畧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真不可解

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款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赤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啖之終不可得

純生氏曰百里奚爵祿不入胷中飯牛牛肥仲謙身分故臻於此

陶菴夢憶卷一終

陶菴夢憶目錄

第二卷

孔廟檜

孔林

燕子磯

魯藩煙火

朱雲崧女戲

紹興琴派

花石綱遺石

焦山

表勝菴

梅花書屋

不二齋

砂罐錫注

沈梅岡

峒嶼山房



三世藏書

陶菴夢憶卷二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孔廟櫓

己巳至曲阜謁孔廟買門者門以入宮牆上有樓聳出  
扁曰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  
植櫓櫓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樂三年而枯  
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  
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

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  
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有奇後八十一年  
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發數枝  
荔鬱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  
金石聲孔氏子孫恒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  
亭卧一碑書杏壇二字黨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滙  
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  
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欵製遵古渾身翡翠

以釘釘案上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  
磨銅最巨高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畧小爲孔氏家廟東  
西兩壁用小木扁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  
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  
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  
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純生氏曰華林園萬年樹及此檜否人生安得如汝壽  
盍爲檜詠

孔林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爲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  
見小山一點正對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石羊  
三四在榛莽中過一橋二水滙泗水也享殿後有子貢  
手植楷楷大小千餘本魯人取爲材爲棋枰享殿正對  
伯魚墓聖人葬其子得中氣由伯魚墓折而右爲宣聖  
墓去數丈案一小山小山之南爲子思墓數百武之內  
父子孫三墓在焉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

者百有餘家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獸碣俱在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荆草紫金城外環而墓者數千家三千二百餘年子孫列葬不他徙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宣聖墓右有小屋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時官以木坊表識有曰齊人歸謹處有曰子在川上處尙有義理至泰

山頂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則不覺失笑矣  
純生氏曰不必如何讚歎自極生民未有之盛

### 燕子磯

燕子磯余三過之水勢湍激舟人至此捷捩杼取鈎挽  
鐵纜蟻附而上篷牕中見石骨稜屑撐拒水際不喜而  
怖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戊寅到京後同呂吉士出觀  
音門游燕子磯方曉佛地仙都當面蹉過之矣登關王  
殿吳頭楚尾是侯用武之地靈爽赫赫鬚眉戟起綠山

走磯上坐亭子看水江澈冽舟下如箭折而南走觀音  
閣度索上之閣傍僧院有峭壁千尋砢礪如鐵大楓數  
株蒼以他樹森森冷綠小樓癡對便可十年面壁今僧  
寮佛閣故故背之其心何忍是年余歸浙閔老子王月  
生送至磯飲石壁下

純生氏曰絕妙荆關畫圖惟當倩周仿來爲月生寫照  
魯藩煙火

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煙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



燈其壁燈其楹柱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隊舞樂工盡收爲燈中景物及放煙火燈中景物又收爲煙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煙火者看煙火煙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煙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煙火亦不知其爲煙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礮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

映高明下以五色火漆塑獅象橐駝之屬百餘頭上騎  
百蠻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  
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躡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  
蠻手中瓶花徐發鴈鴈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  
火尾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內外煙燄蔽天月不得明  
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攫奪屢欲狂易恒內手持之昔有  
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起火  
亦無處放放亦不得上衆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起火

躋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純生氏曰煙騰火發熒臺之象也

朱雲崧女戲

朱雲崧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琴先教琵琶先  
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  
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  
雜檀板清謳已妙勝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  
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

扶旋猗那弱如秋藥女宮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  
紈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燄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雲  
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  
諸姬道之俛出俛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  
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  
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  
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可堪  
爲老年好色之戒

純生氏曰雲峽工虎兒墨戲惜其溺於聲色世遂不傳

紹興琴派

丙辰學琴於王侶鵞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推侶鵞學漁  
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珮聲等曲戊  
午學琴於王本吾半年得二十餘曲鴈落平沙山居吟  
靜觀吟清夜坐鍾鳥夜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弄淳  
化引滄江夜雨莊周夢又入胡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  
十餘種王本吾指法圓靜可微帶油腔余得其法練熟還

生以澁勒出之遂稱合作同學者范與蘭尹爾韜何紫  
翔王士美燕客平子與蘭士美燕客平子俱不成紫翔  
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余  
曾與本吾紫翔爾韜取琴四張彈之如出一手聽者駭  
服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何明臺結實有餘而蕭  
散不足無出本吾上者

純生氏曰練熟還生精於琴學者也余雖未諳操縵曾  
事安絃特爲表出

花石綱遺石

越中無佳石董文簡齋中一石磊塊正骨竄竈數孔疎  
爽明易不作靈譎波詭朱緬花石岡所遺陸放翁家物  
也文簡豎之庭除石後種剔牙松一株噉呬負劍與石  
意相得文簡軒其北名獨石軒石之軒獨之無異也石  
簣先生讀書其中勒銘志之大江以南花石綱遺石以  
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石高丈五朱緬移舟中石  
盤沉太湖底覓不得遂不果行後歸烏程董氏載至中

流船復覆董氏破貨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盤詫異  
之又休水取石石亦旋起時人比之延津劍焉後數十  
年遂爲徐氏有再傳至清之以三百金豎之石連底高  
二丈許變幻百出無可名狀大約如吳無奇游黃山見  
一帷石輒瞋目叫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純生氏曰金華山白石皇初平叱之皆起立

### 焦山

仲叔守瓜州余借住于園無事輒登金山寺風月清爽



二鼓猶上妙高臺長江之險遂同溝澮一日放舟焦山  
山更紆譎可喜江曲過山下水望澄明淵無潛甲海豬  
海馬投飯起食馴擾若豢魚看水晶殿尋瘞鶴銘山無  
人襍靜若太古回首瓜州烟火城中真如隔世飯飽睡  
足新浴而出走拜焦處士祠見其軒冕黼黻夫人列坐  
陪臣四女官四羽葆雲罕儼然王者蓋土人奉爲土穀  
以王禮祀之是猶以杜十姨配伍髭鬚千古不能正其  
非也處士有靈不知走向何所

純生氏曰長江溝澮豬馬參魚陶菴忘機矣一見焦先生何遂不然

表勝菴

廬峯石屋爲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後住錫柯橋融光寺大父造表勝菴成迎和尚還山住持命余作啟啟曰伏以叢林表勝慚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錫重來石塔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萬回師却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

精藍實是一金師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筵留滯人間  
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之鶴尙眷舊枝  
想彼彌空之雲亦歸故岫况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  
之夙因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鉢歸龍茗得先春  
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臘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  
人猜請大師試爲標指一片石政堪對語聽生公說到  
點頭敬藉山靈願同石隱倘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攢  
睂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駕看回

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純生氏曰大暢宗風妙析竒致寧曰富麗爲工

梅花書屋

陔蓐樓後老屋傾圯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幮設卧榻前後空地後牆壇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朶壇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臺插太湖石數峯西溪梅骨古勁渾茶數莖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

纏繞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寶裏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  
秋海棠踈踈襍入前後明窗寶裏西府漸作綠暗余坐  
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閬又以雲林  
秘閣名之

純生氏曰華竹和氣驗人安樂草木文章發帝機杼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  
綠天暑氣不到後窗牆高於檻方竹數竿瀟瀟灑灑鄭

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晶沁如  
玻璃雲母坐者恒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充棟連牀鼎  
彝尊罍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床竹几帷之紗幕以障  
蚊虻綠暗侵紗照面成碧夏日建蘭茉莉薝蔔澤浸人沁  
衣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  
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沉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  
照窗紅爐氍毹以崑山石種水仙列堦趾春時四壁下  
皆山蘭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

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純生氏曰揮灑雲起恍引人水簾濠上也盛暑對之冷然驚爽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恠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

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純生氏曰至微之物入宗子手便能點鐵成金

沈梅岡

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無斧鋸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銛利得香楠尺許琢爲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鎖二棕竹數片爲筴一爲骨十八以筴以縫以鍵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夫人勾先文恭誌公墓持以爲贄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



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匣邪全一轍銘其箴曰塞  
外氈饑可食獄中箴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梅岡製  
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堯鐫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  
其以粥鍊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  
銅

純生氏曰小霞搏土鼓祝云若鳴當出獄一日土鼓自  
鳴尋亦超雪

岫嶠山房

峭巖山房逼山逼溪逼磔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  
門外蒼松傲晚蒼以襍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  
磴可坐十人寺僧剝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爲竹郵  
天啟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樾  
山上下多西粟邊笋甘芳無比隣人以山房爲市蔬果  
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瀦谿爲壑繫巨魚數十頭有  
客至輒取魚給鮮日脯必步冷泉亭包圍飛來峯一日  
緣溪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

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純生氏曰嘉靖時陳仕賢守杭州曾擊真伽像棄於園中

### 三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看看者隨意攜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

有手澤存焉者彙以請大父喜命舁去約二千餘卷崇  
正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徃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  
臧獲獮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髫聚  
書四十年不下二萬卷乙酉避兵八剡畧攜數簞隨行  
而所存者爲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并舁至江干藉甲  
內攜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  
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嘉則殿分三  
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

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櫺扉自啟帝出閉如  
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  
置修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  
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  
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以甲乙丙丁爲次唐  
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秘書不可勝計卽永樂  
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  
哉

純生氏日記書混混有致記隋唐靡靡可聽宗子超超  
元箸

陶菴夢憶卷二終